

管樂聲聲，深深回憶

生於嘉義，長於嘉義，我是個道地的嘉義孩子。直到北漂讀大學後，才離開這座城市。然而在我小時候的懵懂記憶中，嘉義總被戲稱為文化沙漠，因為連個文化中心或美術館都沒有的地方，自然也就不會有藝文表演或展覽。雖然等到民國八十一年，文化中心總算在市民的殷殷期待中蓋好了，但對於正被聯考壓力逼得喘不過氣的青青學子來說，藝文活動只是個奢侈的想像。

到台北念大學後，驚訝於繁華台北的資訊發達與琳琅滿目的文藝活動，對於我這個鄉下孩子來說，是如同春雷驚蟄的震撼，激烈晃動著我過去 20 年腦海中對於藝文的認識。看了不少舞台劇、創作電影…對於藝術活動的興致，就如同雨後的沙漠荒土，拼命吸允著雨水，期待能開出美麗的花朵。

畢業後順理成章的留在台北工作，而每次回嘉總是短暫停留的匆匆過客，只流連於饕客回味的小吃，但從未留意這個城市在藝文活動中的改變與進步。仔細想想，或許是種自栩北居的優越心態，而不願低下頭真誠的撇一眼故鄉的改變呀。

2009 年結婚了，孩子出生後也搬回南部。生活在這裡，才發現這個城市已經跟我年少記憶截然不同。雖跟台北的爆炸資訊仍有不小落差，但藝文活動卻如雨後春筍，俯拾皆是。其中最讓我驚豔的

莫過於國際管樂節活動了。

會開始注意到管樂節，是百年國慶的「2011 嘉義國際管樂節暨第十五屆國際管樂會」。當時邀請了不少國外知名管樂團隊來嘉，突然間我才驚覺原來嘉義管樂節竟然已經辦了 18 年！從默默無名的地方活動，逐步擴展到全國知曉的活動，最後竟然爭取到舉辦國際性的藝文交流。

管樂節十八歲了，這場成年禮辦的可真是鬧騰呀！身為嘉義人，總算可以挺起胸膛的邀請其他縣市的親朋好友，一起來嘉義參加盛會，大聲驕傲的說：嘉義絕對不是文化沙漠！

回想當年如同作醮般熱鬧，打從一個月前街道上就掛著旗海飄揚，廣告文宣不斷的在各個角落傳遞滲透，提醒著每個人，準備辦喜事的殷殷期待，在城市間騷動流竄。那一份微微的驕傲與幸福感，倒是我從未體會過的。

倒數終於結束了，管樂節正式到來。踩街嘉年華遊行，熱熱鬧鬧的替管樂節拉開序幕。來自全國的各級學校管樂隊，精神抖擻的邁開步伐向前，人山人海的圍觀群眾不斷為這群學子們歡呼，鼓掌叫好。雖然表演者因為行進間演奏，無法揮手向兩旁觀眾回應，但看著他們青春略帶稚嫩的臉龐，微微上揚的嘴角藏不住的笑，以一種害羞卻自信的姿態，大方接受群眾的善意與熱情，反射的動作卻是

更加用力的敲打與吹奏樂器，舞動著大旗的瀟灑身影做為回應。不論功課壓力或什麼少年維特的煩惱，此時他們必定是全心享受著這個屬於他們的舞台，在人群的歡呼聲中，揮灑著這人生中美好又純粹的剎那。

女兒剛滿一歲，穿不過人群，只能將她高高舉起扛在肩上，在黑壓壓的人群中努力墊起腳尖，希望她能從縫隙中看到精采的表演。看著她懵懂的眼神，安靜地凝視著整齊劃一的遊行隊伍前進著，溫暖而篤定的幸福感在心中湧現，心裡輕輕地呼喊著：你有看到嗎？這是嘉義耶～我們的家鄉。老婆在旁靜靜站著，無意間與我目光相交，相視而笑。她心中的想的，會跟我一樣嗎？

轉頭望向一起來看遊行的母親，佝僂著腰，椎間盤老毛病讓她無法久站，我們還自帶椅子，讓她站累時可歇歇腿、緩緩腰，不然遊行時間一拉長，可就折騰了。有點吃驚的她的堅持，用力拍著手，不斷對學生遊行隊伍喊聲加油。當踩街隊伍接近尾聲，夕陽也逐漸西下，映照著她兩鬢蒼蒼，更是顯老。過去除了廟會的八家將隊伍會吸引她佇足圍觀外，沒印象看她參加過什麼活動。然而在幫經過的每一隊學生隊伍加油時，她臉上總掛著笑。此刻她的心中浮現的又是什麼影像或記憶呢？是回想我們幼時的稚嫩天真？亦或是她自己青春歲月的浮光掠影？默默看著這一切，那怕就只是這一霎

那，就是永恆了。

前菜吃完，熱騰騰的主菜上桌了。為期兩周時間，嘉義人的耳朵淪陷在管樂繞樑之中。管樂節樂團的表演，不僅只有正襟危坐在文化中心的音樂廳欣賞的正聲雅音，也有坐落市區公園的舞台表演，真正走入庶民的日常。

冬陽煦煦的周末下午，不少家庭都是爸媽牽著孩子的手，在文化公園的滯洪池草地鋪上野餐墊，席地隨興而坐，來欣賞管樂表演。是日天氣極好，在草地上時坐時躺，貪婪的曬著暖暖冬日，享受著難得的慵懶。望著女兒在草地上玩球奔跑，雖然曾試圖認真聆聽舞台上的管樂表演，但總是片刻後，就被女兒的嬉鬧笑聲拉走而無法專注聆聽演奏。

廣場上人群熙來攘往，平日忙碌的人們難得的假日，悠閒地聚集在文化公園。不少觀眾極認真的欣賞舞台上的管樂表演，但也有散步遛狗的老人家忽悠而過、不識愁滋味的情侶嘻笑打鬧著…各式市井生活，毫不保留的在眼前真實上演。搭配優美的管樂聲作為背景，彷彿把我拉進印象派畫家：喬治·秀拉的名畫「大嘉特島的星期天下午」中。沉浸在那個陽光普照、綠草茵茵的詩畫意境裡。或許這就是美、就是藝術，簡單不複雜，純粹而讓人動容的庶民生活。

時光荏苒，十幾年的時光悠悠，孩子也在眼皮下不知不覺中長大了。每年 12 月除了佈置家中聖誕樹之外，參加管樂節遊行，竟也變成我們家的一種等待與儀式，趕在歲末年終，有個美好的倒數。兩年前疫情嚴峻，管樂節停辦了，完全理解也支持這個決定，但仍感悵然若失。畢竟管樂節已經深植在嘉義市民的生活中。直到去年解封，管樂節不但恢復甚至擴大舉辦慶祝「管樂 30 周年」。猶如小別勝新婚，那份殷切的迫不及待，在空氣中微微的騷動。

管樂踩街活動當日，天公不作美，寒流伴著冬雨綿綿。雖不至於寒風徹骨，但仍讓人抖瑟。撐著傘，交代老小披上外套，以免著涼，依舊領著全家人緩步走到遊行街口定點，準備為管樂踩街樂隊加油，這小風小雨，可是澆不熄嘉義鄉親的熱情呢！

或許不願雨衣桎梏了動作的流暢，大多數的隊伍仍選擇穿著薄衣隊服，迎著寒風，頂著細雨，昂首闊步的賣力吹奏著，揮舞手上的大旗，決心要做最完美的拚搏。觀眾也被這份堅持感動，更用力的鼓掌，嘶聲力竭的叫好。因為大家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透過聲音的吶喊，讓他們在寒風中也要感受到鼓舞。身體可以打顫，但心一定要暖呼呼的。管樂節的踩街，永遠都是表演者與觀眾之間最美好的情感串流，絕不是單向的表演付出而已。不論你來自哪個國家？哪

座城市？哪所學校？放心，嘉義鄉親永遠會張開雙手，歡迎與支持你們。

孩子大了，不用再扛上肩，擠人群縫隙看表演了。孩子待了一會兒，就與巧遇的同學玩開走遠了。母親還是老樣子，臉上總掛著笑，用力的拍手，只是身形似乎又更小了。管樂節三十年了，心中不禁想，再過個三十年，我還會站在這裡看踩街遊行嗎？孩子還會陪我一起來嗎？

如同這三十年之間，曾經在踩街隊伍中的學子們，而今已是成家立業，也帶著孩子來看遊行。彷彿看到自己過去的青春身影，跟著隊伍既靦腆又驕傲的大步走著。轉身急切的想向自己孩子說說這些往事，卻不知該從哪一段開始講起呀。

什麼是藝術？這問題太廣、太深奧，我不知從何回答。但來自於傳承與記憶的累積，帶領人們承接過去、期盼未來，就是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美感，我想管樂節對於嘉義人來說，絕對就是既美好又珍貴的存在。